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 卷之十一 酒星為債帥

昏而能見，分野疑在曹耶瞽墮亦有聲，流輝信由蝸土。入飲醇之坐，本不攢眉瞽瞍避債之台，何為負腹。途中，木蘭叩知古曰：「瑪師所以鏡毒龍者若何？」知古曰：「稽其始則甚不經，迄於今尚非無據。昔堯時九日射落，其鳥投於虞淵，水沸盡赤，烏化為魚，有龍食之而孕，生九種水怪，散入九州之奧區，此其最長者，具龍體而無其德，先戮於楚之次飛，繼誅於陶峴之海山使者，其乖氣蟠際上下，神靈勿為解釋，歷劫而毒益滋。近日由沅水徒烏蠻江，其二子均係螟蛉，遭天帝之罰而被斬者，樂王子戮其體而遺其魂，彼必來報，故吾於總帥前，不欲明言之。」木蘭又叩曰：「究竟何如？」知古蹙然曰：「不死尚勞甲冑，徒費糧糧，猶小患也瞽死則喪國亂女，營州豬龍，亂國之妖，實胎於此。可勝慮歟！」因相與嗟歎。已抵江岸。木蘭請知古息村店，而自尋龍窟。知古曰：「三日不以信來，吾必遷地矣。」

木蘭畫水行，江中一日夜，歷關城土門二重，見龍宮罨晦色，其殿瓦以藍靛合蚌殼為之。眾豸七間，室三隅而無柱，制銅龜為座。寢宮一處，與二龍子合坐處二，食處三，旁列周廬，長三百步，中掛人獸皮，及水族之鱗介衣，不見一士卒。惟臥地皆水蟲，切切語，聽之亦模糊。木蘭入其宮，聞呼曰：「大王將餐！」有魚面長如二尺人者，以蒸艾剋肉進。王嚼巨骨盡咽，二龍子爭割剋腎肉以獻，王還給剋麟肉答之。又一魚面者，進山雞三尾，引炬其毛，父子各盡一物，又獻菰米之飯，是切人肝同煮者。王飯而輒歎曰：「群肉滿盤，不如一片人肝。」二龍子皆曰：「須吸白王小子之髓，作羹以奉甘旨，兒等方快於心。」王答曰：「彼軍多婦人，得嘗其佳處一嚙味，較勝於白玉豚兒也。」遂投箸起。

木蘭入外廬覘之，見前水蟲皆變，披人獸皮者即如其形，而立能語言，進宮中奏事。披鱗甲衣者，爭執兵械，林立待令。木蘭走出土城，水涸為淤泥。知毒龍閉水之術，投之必陷踵踵矣。出竹杖化鱗騎之而行，登江岸，覓知古於店，乃向之村落。一夕而變為大池。未解所以，疑瑪師以地陷，遽遷徙，天人間轉勝事，皆無一定，上雲際望，十里外露鏡光，下尋其徑，則知古坐石上，嗟呀不已。見木蘭之來，急告曰：「昨夜鏡嘯，吾故出走以避之，懸鏡待天女，將有謀也。」木蘭以毒龍宮中事相告，知古曰：「天女速往軍中，請總帥亟為備，若毒龍之眾來劫，不可當也。適吾鏡山巔復吟，今日必與神人遇，宜仍於店舍伺之。」

木蘭先歸，知古行舊地，則大池水深，黝然不見底。一村媪攜釣竿坐池畔，投餌致魚，而脫竿者九，此媪不去，猶增餌焉。知古謂媪：「釣者無必欲得之心，若是其不憚煩也，何不結網？」媪曰：「小兒輩所為，吾老矣。假以鬚眉，當學後車之呂望耳。」言畢，有大魚銜鉤而上，絨鬣鼓蕩，將及丈餘。媪不能擊，呼曰：「小鳥賊何在？」即有兩小子奔至，並曳魚出。蓋呼其孫也。魚向知古動腮頰，如有言然，知古展鏡竊視，乃王者相。知其白龍魚服者，謂媪曰：「若得此魚，烹而食諸，抑鬻諸乎？」媪曰：「鬻之且不受千金，食之亦不圖一箸，將獻之垓大王。」知古曰：「垓大王為誰？」其二孫曰：「即烏蠻江之龍君，吾祖母假子也。」知古曰：「龍君嗜人肉，未必獻此魚得其歡心。」媪曰：「客謂此魚耶，人而尊者也，獻於垓大王。自能復其人相而饜飫之，吾誠愛吾子，不妄釣耳。」知古見媪意不可挽，私開鏡向媪，敲鏡背而密咒，媪倒地為蠅蛇。二孫泣跪請免死。知古曰：「速解魚，將爾祖母去，遲則鏡及矣。」二子頂禮，一置魚於地，一負蛇以歸，其魚躍入池。雷雨大作，四野晦冥，知古鏡之，則池中現大山莊，如貴人別墅。兩稍髻，一長鬚人從池中出，請瑪大師與主人話。但從之行，即無水也。知古隨此人入池，不數武，紫衫人迎於門，入中庭，再拜。謝知古曰：「非吾師神鏡，僕為毒龍所魚肉矣。」知古叩所自，答曰：「故郴州柳秀才，以洞庭君禪位，司龍職，誅滅水族之叛亂。前者受帝敕，來治烏蠻江毒龍，化大池為小居停，避物色也。小劫無避法，為魚以當之，亦計有吾師鏡光之援耳。往時天女在吾宮中，小童已報之矣。煩吾師告甘總帥，忍數日之厄，僕自討滅之。然總帥大功垂成，必有覬覦公侯之封爵者。堯舜之時，亦有讒說，甘非外廷重臣，亦殊禁近勳戚。徒以海濱停斬，有古羆虎之風，統領大軍，專徵五省。雖不自滿假，深得士心。然如道人克敵，易入訛言瞽女子從軍，堪污介節。彼將造謗，吾豈無因，凱歌方來，懼有阻抑。吾師以為然否乎？」知古曰：「龍君所云，凡立功之臣，均宜奉為龜鑑。甘總帥今事，即知其將然，不敢有所顧慮耳。」

紫衫人送於門外，前長鬚人導之出池面。

歸而亟白總帥。甘君服其論，銘座右云：「幕客以下，各治鍛業！」化醇曰：「糝生好此，養生也瞽吾輩為之，畏死也。但瑪師之意，非以毒龍畏鐵物，故鍛鐵以阻其來侵乎？」知古曰：「是也，猶恐不及。」木蘭曰：「柳龍君待拯之事，王妃已告於吾，此時諸將各染瘴癘，兩女徒中夜畏鬼，副參不能守，吾自護之。慶喜汕妮，為鬼物所攫去，慕煒力戰奪還，今煒亦病矣。矩兒防護中軍，樂王父子相守，吾日夜巡警，恐有不虞。夫毒龍之潛相侵擾，其害過於戰鬥也。」知古曰：「毒龍鬼之屬，宜不安於夕，今晚以計餌之，吾鏡尚存，樂王子與天女合力。先破其鬼膽，而後待柳龍君策助也。」木蘭乃召四女至，置一房櫳，戒曰：「鬼至但敲屈戌，無得聲大呼也。」四女如教。獷兒亦謂木蘭：「吾兩人各伏房櫳之左右，以救四女。」

知古入夜，取鏡遠視，告總帥曰：「毒龍已出烏蠻江，帥群鬼由地道薄營矣！」總帥命將士持火炬列帳下。毒龍之眾，轉入後營，見四女一室，兩龍子由地起，徑持慶喜。汕妮採兒，亦為毒龍所擁。魔始急敲屈戌，知古懸鏡於房櫳外。木蘭從左至，獷兒從右至，毒龍未及門，已為獷兒所擒。兩龍子入地走，木蘭追獲之。群鬼不敢出地。知古大喜，送總帥帳下勸治，毒龍自稱垓，兩兒塗鬮塗鍛，先寄烏蠻江，黑苗來約，乘夜劫營，圖私漢女，死罪也。總帥命斬之。行刑者以無血告，木蘭曰：「遁矣。」知古懸鏡呼曰：「四女已為毒龍攝去也。」獷兒先迫之，四女不能從地道行，入雲端五里而落地。毒龍父子，將擁之淫。獷兒咒疾雷急擊，劈其陽，木蘭呼四神將下，各曳一女返，毒龍父子來門，兩人各變異相為金甲神，口鼻耳目，俱出火燄，毒龍料不能勝，徑率兩龍子，從地道奔還。至江邊，柳龍君已指麾洞庭諸介士合圍，先誅殛其水蟲。毒龍父子盡在羅網，大呼乞緩擒捉。柳龍君曰：「縛汝已遲五日，再緩焉，吾且得罪天帝。」命力士並縛之，先釘其魂，後斷其首，俱無復生理。入江中，火其故窟，斯足以報命帝廷矣。毒龍已滅，缸符大驚無措。總帥方議進剿，適樞密院使臣至，宣諭云：

爾甘鼎招降白苗之功，自不可沒。今妖氛遽熾，困及元戎，三日之陷身，千秋之蒙垢也。自貶三株，雖萬不獲已，顧國家賞罰，人臣不當自言。若屢著戰功，則將自請加秩乎？諸葛大戎，用人失措，然後議貶。若自為敵擄，豈直為斯請哉！宜奪全官，並勒失律。姑以用人之間，及於寬宥，暫解總帥任，以都督領千人駐黔州，候代者來，即以大兵付。著樞密使遣官馳諭。

甘君泥首謝恩畢，使臣慰曰：「總帥奇功布於天下，行道之人，誰不嘖嘖？或議其後者。謂以道術取勝瞽以女戎隨行，聳上聽聞，遂奉此論，非尋常蹉跌者比。」甘君曰：「鼎之被辱，深挫國威。今命為都督，猶未至貶三秩也。國家厚恩，敢不圖報哉。」使者去，幕客皆不為甘君惋惜，以不終左遷也。李節使進曰：「頃聞代者為斛斯貴，世襲柔遠侯，以高門偉望，時在軍旅，不戰而人多自降。四方每著懋績，今苗將平矣，彼合應其時乎？」郭節使曰：「聞其嗜酒善陶情，軍士無所觸迕。惟揮霍不能遂，往往告捕遍都下，人目之為債侯。夫吾兩人，分缸大坵，有李郭之目。然聽總帥令，如諸生之受教於學官，彼金張許史，皆望族也。其服總帥何如哉。今易此侯雅鎮有餘，而戮力同心，未必不讓美前人矣。」矩兒曰：「果是此侯，乃酒星所轉也。憶阿母嘗言：『數年後，朝廷當用酒星，則總帥功益顯。』兒問何人，阿母又言貴不可言，今其名適符，當前定耳。」李節使曰：「斛斯侯嘗思飲，則呼地下出酒甕，人謂其術神，如小軍使言，則非酒星無此醉福也。」

不數日，斛斯侯到營，甘君以兵屬，而請受節制，與李郭兩節使，張許史三都督，皆進謁。侯曰：「吾至此間，亦非易易，身為貴戚，且典重兵，自非十萬金，無以償十年之積負。諸君何以策我？」李郭兩節使曰：「經理糧餉，向由兩大都督，金歿，計與張籌之，侯可自支取。」侯曰：「吾曩日蕩平四方，犒勞軍士之物，其為十萬也多矣。今日支取送都下，明當檄諸省補益之，無不可對主上者。」眾皆嘿然。營中兵制，仍甘之舊章，命甘以千人分駐別部，為大營犄角焉。

苻苻聞甘君罷總帥，大喜，以烏蠻數千，索斛斯侯戰。侯自臨陣，矢及其冠纓，稍失利，遂堅壁不出。請朝廷增兵，調滇粵將士二萬人協剿。苻苻知黑苗兵單，漢兵大至，將無以抵禦，乃遣人約黃苗蚩吼，集兵盤江，以分西南之勢。蚩吼自靈青氣來奔後，相得甚歡，為別置一營，分健苗三百隸之，給苗女十二人，更番侍直，靈與譚縱橫之略，出沒之機，蚩每至愜心處，執靈手，以指爪擱之出血。曰：「快哉！王言。」不覺手指無位置所，靈至暢所欲言之頃，輒動足創蚩脛骨，蚩亦怡然。適苻使至，蚩曰：「何以應之？」靈曰：「盤江曲折，在黔中，如人之有臟腑，請為笮渡五，筒渡三，橋渡一，王分萬人夾江而營，搗虛四擾，可以睥睨黔疆。訖乎滇國，苻王之據烏蠻，失其地利，不久為漢兵所剪，佯與為聲援，藉以牽制漢兵耳。王所部之苻蠻，三日不饑，而能斗山兕，因糧於草實，及射生之蟲，一日可戰，經年可眠，雄圖不可棄也。吾近結羅鬼十三家，煉之得男猓二千，女猓四百，其術智均過尋常，計立營吟，江上，攻山之暇，兼治舟師，以王之福威。此行亦不復作窮苗想矣。」蚩曰：「聆王之論，將使我據有全黔，而王得以潛窺東粵也，何其蔚荷哉。」靈因代蚩作書與苻，致連兵之意，蚩閱其詞云：

苗五色，配於五行而聯一氣，如一掌五指，不容有殘缺者。自白苗樂王，獻其生命，國祚忽斬，災眚及乎四鄰。紅苗靈王，雖屬顛蹶，喪其家室，而膽益橫，氣愈昌，匹馬來賓，吾為之助薪以延燼，此火未可滅也。青苗皓王，絕其烟好，身殉土獸，愚何足憐。即其國不滅，吾亦遣人絕之。若爾耗王之長黑苗也，強悍自天，翼飛則避其林，脛走則違其穴，積威約之漸矣。乃列陣而魔喪其金，借兵而龍誅於毒，妃死身竄，尚能營窟烏蠻，又何其善敗不敗也。來使云云，誠如所約，然吾聞王能致鬼，卒敗於漢人，恐致之非其鬼耳。夫烏蠻一帶多瘴鬼，段氏莫氏他氏，皆為瘴神，王能以鐘鼓樂之，薦其牲帛酒醴，則可以結歡，使之效命。彼中死瘴，足困阿羅漢，以之染漢兵，勝於十萬蠻卒矣。有奇計不用，為王惜之。

郝得書，謂左右曰：「微蚩王指示，吾失策久也。」乃訪之江上，果得瘴神之廟，男曰「段將軍」，女曰「莫夫人」，其大將曰「他無敵」。

擇日，以兩皮鼓，三銅鼓，五蘆笙，苗女列九人，歌跳神之曲，陳羊豕各二，焚苗錦三束，獻椰子酒三缸。郝膜拜，女巫披髮，上下旋舞，祝曰：

願明神，起死瘴，黑兵無傷傷漢將。

方拜間，巫忽起立，作段將軍語云：「黑苗王有道，祭神而豐，死瘴非神所主，須遣大將，稽簿籍於章老人，別繳一札商之，當死者速警當病者死，不當病者病。神或可為也。」郝大喜，拜曰：「惟命！」巫又席地坐，作「莫夫人」語云：「福大者不能瘴，然酒色甚則能中之，黑苗人三日內媾精者，宜速懺悔。」眊益恐懼，伏地叩顙，連數十聲。十二苗女，齊跪其後，手相壓，頭足相撞。巫又叉手立，作「他無敵」語曰：「香火主人且歸，五日後來謝。」眾人皆起。巫倒地，復其本性，大呼：「頭背痛欲死，瘴神其先死我乎？」兩苗掖之而出，還徵羊豕與酒，殆已空空如。郝殊不能釋，狼狽歸其營。小苗諜至，言靈領羅鬼數千，營吟，江上，於下流造樓船，斛斯侯檄張許兩大都督禦敵。又蚩王領萬人，夾盤江而營，漢將御之者，甘都督也。斛斯侯俟滇粵調兵至，方與王戰。郝笑曰：「彼兩處勝負未定，吾恃章老人，巫言若驗，不費一槍刀半箭弩也。聞斛斯善飲酒，必兼嗜色，試驅苗雛男女，能盅漢人者，令彼吞餌，雖貴者多福澤，不患其不病而至死矣。」群苗依計自行之。斛斯侯初以所支十萬金，寄京師之逋主人，掛漏猶多，來議者如織。楚蜀三司，聞侯甫臨，而囊極羞澀，並遣人致饋。李郭兩節使，不敢愛其家藏寶器，競出黃白金，以備犒軍物，又不止十萬焉。侯大悅，賜醴及將士。分他州所送食品。若熊掌駝峰，冰鱗糖蟹，及蠻中希有之鮭菜，與兩節使共饜之，曰：「勞王事者，分貴賤，不異甘苦，可無以洽其情歟！」三日謂之淺澱五日謂之深杯。

一夕，廚吏告以越釀不繼，當若何而飛騎促之。侯捋髭曰：「怯兒何為者，吾試借中山元石一□。」指北隅者三，有兩巨罍，隨地龜坼出，揭其蓋，氣味馥烈，乃燕趙間秬酒，非越中之醇。兩節使咸起為賀。侯問左右曰：「前蜀藩使送兩巴童，能樽前一曲否？」答曰：「其本事也。」呼兩童登場，按節揚袂，引睇含，聯步而歌曰：

天莫生愁，人間酌玉甌。寶馬將風走，寶劍將雲透。偽！爭識富平侯。報國鳶肩，承家蟬翼，酒氣猶能澤九州。

侯大笑，謂兩節使曰：「誰為此曲者，以張放日我，我當制一詞歌之。」

曾憑雙履踏滄波，驚起魚龍跳舞。戰骨已枯方奏凱，掠人麒麟畫譜。蠻騎連雲，苗弧掛月，那便將人侮。何非王事，勞臣執掌如故。故侯卻憶前生，玉屏珠帳，浪得神仙護。阿母忽教天上墮，收拾煙花無數。未戮鯨鯢，先調郝鶴，巧作相思語。餘情不樂，枉教山鬼相妒。

李郭兩節使歎曰：「喉之雄才勁氣，真可付之關西大漢，用鐵板，唱銅侯矣。惟此間虹雨霓雲，都成瘴癘。安得無數煙花，為金華殿中人，一洗塵顏，重翻新曲也。」軍士耳語，有苗男女數十，修容極冶，聞侯之兩蜀童歌，如有忻羨者。侯命羅致之。男十三人，女十五人，頗解漢辭，嫻漢禮。侯以男女各二侍李郭，其十四男女，直宿帳中焉。侯將寢，以金巨羅酌秬酒，置男女於左右，而互飲迭淫，中宵無倦意。

明日，其男皆逃，女七人，爭為長枕大被之樂。侯之視女，如無物也。然七人交持之，勿使息肩，至五日憊矣。兩節使問疾，侯曰：「頭風方劇，肺病轉深，未免以軍事累兩制置使也。」兩節使曰：「合營將士，俱得奇疾。一晝夜，停支軍糧者，將及五十人矣。」侯曰：「聞甘都督幕中，蓄道術士，召之來視，或有禳除乎？」李節使曰：「無過瑪知古矣。」即以書致甘君，乞瑪師鏡病者。知古憑鏡潛審，斛斯侯之床下，兩蝦蟆吐白氣如線，上貫侯鼻。其軍中，則有蛇蜿蜒丈餘，以舌刺人而氣斷，以尾搯人而聲嘶。謂甘君曰：「蠱賊之來，不知其向，當窮之。」再鏡苗中，見黑苗在野廟頂禮，而不見其神。呼獮兒告以故，獮兒曰：「蝦蟆及蛇，即廟中妖神也，師自入斛斯營鏡之，其物必逃歸，則我擊之於廟，若擊而不中，我亦走還。」甘君曰：「何言之怯耶？」獮兒曰：「聞烏蠻多瘴鬼，受千年積陰氣，化為蠱蛇，其厲者上沖霄漢，如五彩彩雲，能阻仙人鸞鶴之路，因苗中人棄於天，奮棄於地，雖有妖孽，三教主往往置之。聖人所謂天地之憾也。蝦蟆蛇二物，非其尤者必有似是之魔神統之。」於是知古徑往斛斯大營，開鏡照床下，蝦蟆躍不見。及軍中，蛇亦騰無蹤。謂兩節使曰：「吾見侯之疾，將不可癒。軍士死亡者亦多，醫國手不來，初無善策。」兩節使密語曰：「向知甘君有秘授之圖，盍考索之，萬人之命，貴侯之身，宜乞天醫也。」知古諾之，歸以告甘君。燭生曰：「自獲吾師人鏡以後，勿稽此圖，想人天之間，圖為鏡掩矣。」甘君展第三圖有云：

禽瘴死畜，蟲瘴死人，在烏蠻江背者，曰「五雲瘴」，映天若霞，觸之立死。又名曰「趨炎瘴」，先斃貴人而次賤者。人被瘴死，移置水邊，其魂必化為魚鱉入水，因而捕之，炙其骨為粉，和硝磺糝將死者臍中，腹合黑血升餘即愈，宜祭已死者水葬之，不沉瘴鬼。

甘君卷圖藏枕中，以其說致書於兩節使。李郭大喜，先如法用一卒試之，果得不死。入帳中，見侯所交之苗女，已斃二人。尋帳後，適得深潭，移兩屍其上，網潭出巨蛤如盤者二，煨碎之，合硝磺置侯臍中，大吼而氣遂絕。兩節使怖曰：「侯若不諱，罪先我二人，但授方之甘君，與方士殺人者無異。」亟致書招之來，謀安全計。書至，甘君大驚。木蘭願隨往察，至帳外，兩節使迎人，見侯死骨已冷。木蘭私告甘君曰：「無恐，戒守者勿哭，吾自探樂王子。若偕還，當可冀活也。」甘君遂告兩節使曰：「仍前法救將士之垂死者，吾三人自守侯寢，將以待救。」兩節使從之。木蘭飛空至烏蠻野廟中，見獮兒撫掌而笑，問以何故？獮兒曰：「吾與瑪師計，至此間待妖。忽有一蛇兩蝦蟆投廟中，欲合其泥神，吾變雷神相疾擊之，泥神碎而兩物死地下，有五色霞光，從廟後起於空中，一隻拱手曰：『若知章老人乎？蠻中山川，非毒物不能守。若何為害之，無二物，是無老人也。且天帝向老人索取二物，何以對命耶？』吾答曰：『汝亦就吾擊死，則老有所歸矣。』叟殊怒，舉杖逐吾，仍落此廟前。吾欲騰去，則五色霞繞其身，迷於所往，故見天女來而笑也。笑吾之無能，而叟之無謂也。」木蘭曰：「叟能籠罩王子，定非庸魔，從此而歸，我當為先路之導矣。第斛斯侯染瘴尚生，受醫竟死，庸誤之愆，乃在甘帥，奈何？」獮兒曰：「地下死蝦蟆二頭，蛇一頭，正藥籠中物也。」視之，果為雷震死者。木蘭吐火炙之，臭聞數十里。獮兒以鐵椎碎之，裹腰際，喜曰：「返魂香從何處覓取，乃吾徒鍛成之。」兩人

隨飛空，五色霞復來裹。木蘭咳唾一物，上天如雌霓，吸霞食之。章老人乃無術焉。兩人還大營，見將士之屍，有不及水葬者已復甦，蓋廟中火炙之臭味，有以醒之也。兩節使迎曰：「樂王子有以策侯乎？」獮兒曰：「先以苗婢之魂，為淫蛤蜊之殼，何以救貴人縱酒漁色之命哉。吾腰間所攜瘴神之骨，斯對症矣。」先是侯聞炙骨臭，已有氣一縷出鼻間，至是以所鍛二物死灰，雜硝磺屑，鋪侯之臍腹上。須臾，侯腹有孔，流黑水數升，及大吼而起。甘君及兩節使咸以手加額，賀侯無恙。侯泣下曰：「非數君者，吾鬼雄久矣。瘴癘之地，豈合將兵哉。」呼木蘭獮兒至前，以禮致謝。謂甘君曰：「吾辭朝之日，上有甘某用人好奇之惑，命吾察實以聞。今拯我於死地者，不出此兩奇人，是君固以奇勝也。吾薦剡之不及，而何以劾奏為。」甘君問曰：「侯曷以知其為瘴災耶？」侯曰：「吾魂魄歸天地時，彷彿見旌節數人。若迎之還京師故邸者，一老道士自稱劉元海，叱從者毋得誤引星使，吾乞其指示。道士曰：『汝為瘴妖所賊，故人甘鼎，已考天書為救治矣。以誤用瘴魂，遂至委脫，然樂王子獮兒，吾弟子小徒，必能活汝。女將木蘭，龍君弱息，亦隸故人幕下，自來解汝厄，汝不宜早復躡次也。』聞香氣入腦，吾心神已還舍，腹中又去其疾，乃得復活，與諸君相見耳。」眾為之墮淚，甘君告於侯曰：「營卒來報，黃苗犯分駐地，請歸而戰平之。」侯曰：「吾才瘡可，不遑以一盞為都督酬勞，中心養養，克敵而還。幸副斯意。」甘君以木蘭獮兒，遽歸其營，燭生告曰：「前夜黃苗蚋吼渡盤江，截我餉道，正參命慕煒以二百人援之，萑蠻伴退，煒追之不返。常越沙明從杜進士，以十六騎出探，亦無音耗。正參宵中不寐，秉燭書字，無何而燭滅人寂，副參詢其故於瑪師，師展鏡忽晦，正憂思無策，適明公還營也。」甘君亟入季孫舍，侍者哭泣云：「夜半不知所之。」視所書字，乃紀夢者，曰：

是歲甲子月，從甘使君營於北盤江，午旗翻電，夜鼓落星，豺虎遠驕，蚩蚩近偃。方就枕安寧，聞笑於梁者。視之而眸一，或掖臂一躍，徑登梁坐，索先笑者為雞，作人語刺促，類啄粒聲，不覺生厭，驅之飛去。梁自載以行海上，足底生風雲，仰視穹碑萬千，中有篆文，書典午沒，餘大驚身墮，則駭汗流枕簟。睇燈花，熒熒然作蜻蜓眼。坐而思之，夫苟繫念身世，夢不欲鉅其佳者，雞在梁則無棲，梁載人則就木，海者悔也，碑者悲也，典午沒者，司馬亡也。餘身如奔犬。俯仰萬象，曷敢竊靈於兩間。惟甘君是顧影之伯樂，聞聲之葛盧，傾瀝至懷，無有答貺，心魂鑿諸，不宜為此惡劇，俾笑而自點也。荒天待曙，志士勿昏。

燭生曰：「詞尚未盡也，而人何往乎？」甘君曰：「意將盡而聲先咽矣，傷哉。」化醇自借知古般至，謂甘君曰：「正參不合中道相捐者，氣潛成夢，情噓感魔，其中何往何來，如禪家之出定入定，非真有定耳。」甘君問知古鏡晦之故，答曰：「吾鏡體陰而用陽，有相侵者，必陰陽之賊也。」甘君又問能測其所在乎？答曰：「獮鬼中有陰陽並生之人，露其下體，翳日月而塞風雷，若以幻相乘，鏡何足恃？疑即與正參之遇災，同時兩事，吾道兄李真人若在，必不使有此侵害，即害亦易弭矣。」甘君曰：「斛斯侯行人冥途，卻遇真人本師劉君，叱退其迎神者而後活，劉君神力博厚，豈近向此間游歟。」獮兒告其父曰：「吾師授秘語，嘗言兩馬忙，盼劉王。今正參與國師之姓為兩馬，而吾師之師，實漢劉王，安知其非即機會歟？」般為點首。木蘭曰：「神靈自來，將卒須救，請自與矩兄弟，往援慕煒，兼訪杜進士三人也。」獮兒曰：「獮鬼係靈苗所部，我其偵焉。」甘君並從之。慶喜前告曰：「喜年來，壑欲漸有純功，養心隨其火候，荒唐之夢，真已寂如。昨與汕妮連床，俱有邪陽來擾，感則曾無其想，觸則實有其形，致寇可虞，乞以兵衛。」化醇曰：「塚兒魔姪，亦一夕見鹿頭人三四來擁，力拒幾不能脫，大呼駭吾，吾誦解卦全文，二〇得無咎，無惑乎修羅少主，固有負乘占者也。」甘君曰：「然則各伏甲士數人以備之！」是夕，慶喜與汕妮，床頭各置一劍，銀址高燒，假寐以伺。旋有兩人自床下出，各登一床。汕妮懼，揮劍速斲，其一人仍走入床下不見。慶喜劍將舉，其一人驚，亦下床，取白羅巾擲之臥地。甲士出縛之。化醇先於房外設高坐，置《易經》於其上，而嘿誦不已。房中屋角落四鼠，立地均變為人，將侮二姬。甲士來鬥，四人空拳，奪甲士械還擊。塚兒魔姪，見甲士不能敵，各掣床後戟並刺，一人先化鼠逸去，殺其二，擒其一。化醇曰：「不虞臥榻之側，而為人鼠戰場也。且而繫送甘君訊之。」慶喜所獲者為萑蠻，屬黃苗。塚兒所獲者為獮鬼，屬紅苗。甘君遭鄔鬱，械送二賊於大營，聽斛斯侯處置。時張許兩大都督，來告急云：「靑氣所招之獮鬼，能夜出擾人，其出沒遠近無定，向知甘都督幕下，有道術人，宜調取救護。」侯取獮鬼一人聽勘，即陳狀云：「身是裸夷，獮鬼乃部長名號。靑王來徵兵，共十三家，將及萬人，能化形者，男女二千四百人而已。先吾部之能者，與萑蠻劫甘都督營，已獲其參謀一人，又厭其軍師之鏡，歸而受上賞矣。前後劫張許營者，俱有俘獲而返。前夜，萑蠻二人，來約吾四人，劫取甘都督營中四女，因與漢女鬥不勝，兩死一逃，吾不幸而遭擒也。」侯又勘苻蠻，供曰：「蠻世役於黃苗，能出入土中，淫盜適百里。我蚌王與靑王連兵，故彼中男裸，時相率掠漢女，先曾乘兩女於夢寐中，後夜將踵前淫，遂及斯禍，同來一人，蕩捷由地中逃。蠻被厭不能逃也。」侯問有別劫否？又供曰：「前有漢人過盤江護糧餉，且窺我苗寨者。蠻等誘入密箐中縛之，已獲掌兵事者四人矣。若生致參謀，及污軍師鏡，皆男裸為之，吾但隨行，未能宣力耳。」侯勒畢，命取諸酷烈刑，遍施其身。兩賊大笑，不復呼痛。乃碎切之。侯以張許請援之說，命鄔鬱還告甘君。

鬱甫歸，常越沙明亦至。甘君問慕杜及兵士何在？並答曰：「先慕煒追萑蠻，遇伏墮深箐被擒，其二百人皆故紅苗，走降蚋吼，俱受煒暗策者。杜進士與越明，偽作行客，見慕煒縛至，吾三人呼與詭語。萑蠻嘩曰：『漢人多黨，其詞秘，必有算也。』因並縛吾三人，所攜十三卒，亦故降苗，杜進士使之奔吟，江，投故主，隱為漢謀。吾四人縛見蚋吼，慕杜兩君，自稱靑王妻兄弟，蚋遽謝唐突，乃釋兩君，留帳下，備文武事之任，兩君復言於蚋，亦釋吾兩人歸。杜進士密語云：『歸告使君，黃苗猶不難平，紅苗可患也。似宜移兵拒之，遲則張許必為所困矣。』」甘君曰：「獨不計黑苗乎？」鄔鬱曰：「有斛斯侯及兩節使當之，誠不足慮，惟張許兩大都督，受擾於獮鬼。侯欲明公以道術人助之，似不可緩矣。」甘君曰：「天女樂王子，皆出探未歸，餘更無道術者。」知古曰：「吾鏡雖昏，吾心尚徹，除獮鬼之惡者，不當求之軍中。」甘君亦恍然曰：「得非樂王子淵源之人耶？」知古曰：「如雲不然，試觀其後。」忽斛斯侯有書至，甘君覽畢，謂化醇曰：「請副參偕兩〇至大營，別有所議。」化醇視其書笑曰：「吾始知貴侯韜略矣！」

誰從奇鬼立奇勳，看取鴉頭試蝶裙。
道士法身鳴埵鶴，蠻人心事負山蚊。
賦愁徒遣筆雙管，聞勇不須椎百斤。
急雨打門風到帳，連宵酒困故將軍。
中屏氏註曰：

繼菩薩道人之跡，而酒星爛焉。扶牆摸壁之見，當以為菩薩規色。道人箴財，酒星之篇，殆著酒銘者矣。豈知史氏以伯王之略自任，其注意無非治亂關頭，菩薩主劫，道人談兵，酒星出而紛紜之形勢，定於一也。天若不愛民，酒星不轉輪。酒星常下界，天下不得壞，吾固將頌之。

且汎骨而氣血皆竭，兼愛斯善義警點金而水火不流，為我斯害仁。惟酒則養陽，氣調而血亦調。酒則物土，水濟而火亦濟，星辰之降，其為官乎？

債帥之名蝦於唐，藩鎮朝於京師，往往多逋，故名之。然帥不宜有富之號，亦何至有貧之形？不安於貧，恥不為富，而債之事起。始則假之於公帑，而債在君上警繼則假之於官僚，而債在朋友警終則假之於豪家買舍，而債在州閭鄉社。求在彼者，無券之可焚警求在我者，何台之可避！帥乎帥乎，有命在天。債乎債乎，以終吾年。如是而天下不可為矣，曰以酒星為之，則債有盡，星可借天錢警債無窮，酒可傾海藏也。如是而天下可為，真伯王之略。

以酒抵債，將蠶而為銀液乎？吐而為金波乎？酒星曰：「吾自飲耳！」有酒如溝，有債如舟，溝能藏舟，舟不能塞溝也。於是酒如故。

以債營酒，將以資本為曲蘖乎？以贏餘為水泉乎？債帥曰：「吾終負耳？債如中惡，酒如飲藥，不中惡，無須藥。雖服藥，亦不能無惡也。」於是債如故。

